



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湛江湾上架“彩虹”



赵春青 绘

本报通讯员 杨凝 本报记者 邹明强

近日,广东湛江湾烈日灼灼,调顺跨海大桥工地上,大桥90号墩主塔即将封顶,技术员雷一鸣迎着热浪,一路向塔尖攀爬。

“小雷,90号墩右幅马上要拆除模架了,通知下横梁作业面人员远离右幅作业区。”接到塔顶技术员打来的电话,入职刚满1年的雷一鸣马上通知0号块作业面上的所有员工紧急避让。

他伸手扶了扶墨镜,迎着太阳,向塔顶望去,“姚工,我看塔吊左幅在移动,你赶快确认一下是不是左幅要拆除外架。”雷一鸣发现塔吊起重方向不对,赶忙给塔顶技术员打电话。

“是的,弄错了,应该先拆除左幅模架,我马上通知栈桥作业人员。”技术员答道。

“好的好的。”挂断电话后,雷一鸣组织作业面人员休息,工人们手一大杯茶水,仰头就喝了一半,汗渍在蓝色工装上晕开。

休息片刻,雷一鸣继续向塔尖挺进。越往塔顶,爬架楼梯越窄,海风也越来越大。

调顺跨海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,索塔采用门形,分为下塔柱、下横梁、上塔柱和上横梁4部分。大桥主塔共分24节浇筑施工,为了使主塔快速安全地“长高”,项目部采用液压爬模施工技术,合理布置大型塔吊,采用BIM技术进行仿真施工模拟,通过测量精准定位,监控线型检测技术,使用新材料新工艺,确保了塔柱施工的质量和安全。同时,项目部通过细化塔柱施工责任矩阵,强化工序衔接,优化人力资源配置,将原本7天1节的速度提高至5天1节,确保了塔柱施工进度。

“我们所在的东主塔91号墩已经封顶,明天90号左幅将浇筑最后一节混凝土,共计124立方米,需要连续浇筑大约5小时。左幅浇筑完成,两个主塔就都封顶了。”说话间,乌云密布,疾风夹杂着骤雨一路狂奔而来,湛江湾又一次短时强降水来了。

雷一鸣赶忙掏出手机,“吊机停止作业,现在风太大了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吊机司机连忙应答着,各个节点紧急停下。雷一鸣蹲在爬架间,倾盆大雨霎时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。

一阵大雨过后,暑气消散了不少,阳光下,一道彩虹悬挂在湛江湾上空,雷一鸣和工友又忙碌起来。

为企业冲锋陷阵的老兵

本报记者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孙畅 乘洪威

“咱们20个兄弟,疫情期间,不到1个月就完成了16万米电缆,也算是树了个新标杆,大伙还得继续加油啊!”近日,收工下班后,贺忠武高兴地和工友们边走边说。

今年48岁的贺忠武,1993年退伍后进入寰球吉林化建工程公司,成为一名电气工人。从业27年,军人出身的他,以“召必至、战必胜”的军人本色,先后参建国内外20多个项目,始终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。

2016年6月,贺忠武作为吉林化建电仪公司的班组长,远赴科威特清洁燃油项目施工,工期32个月。当地天气炎热,室外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,每年的6~8月,大家只能夜间工作。为保证工期,他想方设法给班组工友鼓劲加油,带头加班加点,与时间赛跑。

“这个项目很特殊,当时公司生产经营形势非常严峻,正面临生死考验。这可是我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的企业,不管项目多大,我都有责任为企业冲锋陷阵。”贺忠武说。

境外工程施工与境内标准不同,为让班组整体作用发挥好,贺忠武带着大家伙一起学习、研究、讨论,在最短时间内摸透了当地施工的“门道儿”,确保不仅符合施工标准,还要出手就是精品。

2019年3月,项目圆满完成,贺忠武赢得业主、总包和项目部的一致好评。此时,他和工友们已连续在异国他乡度过了3个春节。

回国后仅1个多月,贺忠武又开始到陕西靖边榆能化项目现场施工,等待他的,又是一连串难题。

项目施工中,有两套大型压缩机组,配套变压器吊装重量达40吨,无法一次吊装到位。贺忠武组织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吊装方案与吊车选型,做好充分的工程研究和精密计算,并成立“智慧小组”,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,最终确保设备顺利就位。

今年上半年,为做好疫情之下的复工复产工作,给工人创造安全的生产生活条件,贺忠武又一头扎进对防疫要求细节的研究里,常常忙到后半夜。目前,他们已顺利完成总包制定的两个施工节点。



吕厚鹏

本报记者 丛民 本报通讯员 党浅 张洪雷

3年里,他们曾相约一起回“家”看看,走一走曾经走过的上班路,摸一摸济钢大门的石壁,站在未来将会建成工业遗址的3200立方米高炉下,出神地回顾往昔。

那座高炉里曾经涌动着的滚烫铁水,仿佛穿越时空,在他们的心里沸腾。

2017年7月8日,济钢集团钢铁主业全线停产,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功勋钢厂,踏上“二次创业、重塑济钢”的新征程。

近两万名济钢职工原有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轨迹被改写。他们有的留下,为济钢转型发展开拓新业务;有的离开,在创业、再就业中谋求新生;还有的奔赴300多公里外的日照钢铁精品基地,投入山钢集团新旧动能转换的火热事业中。

仍然奋斗在济钢的李宏伟,在外创业的吕厚鹏,转岗就业的石莹……还有更多散落在五湖四海的济钢人,他们在转型阵痛中努力拼搏,迎接新生的喜悦与希望。正如那句歌词里唱的,“走过去,前面是个天”。

钢三代与企业共谋新生

6月25日上午,李宏伟站在山钢集团济钢创智谷的孵化基地顶楼天台向北望去,一路之隔,是原济钢集团厂区,那里,有他8年的车间记忆。

曾经喧嚣的工厂,早已安静下来,厂房和设备陆续被拆除,唯有3200立方米高炉矗立在原地,诉说着这片土地昔日的辉煌。

济钢集团钢铁主业关停后,李宏伟和20名同事应聘到济钢创智谷科技服务分公司,从事创业项目孵化。

李宏伟是钢三代,从小生活在十里钢城。2009年,父亲退休,他接棒进入济钢炼铁厂工作,成为一名高炉皮带工。

“时隔11年,第一天上夜班的情景,仍然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。那天晚上,父亲坚持要送我,一路嘱咐我好好工作,直到把我送到厂门口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对自己说,‘子承父业,我们家的济钢



李宏伟

G 人来人往

“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”

方大丰

济钢去产能,两万多职工告别钢铁主业,分流、转岗、创业……

看起来,这又是一个重复了无数次的故事,但仍然让人叹息、感慨,然后被激励。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类似的故事总是提醒人们,阵痛之中,总是无数如同济钢职工的产业工人,以不屈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压力,也分担着改革的成本。义无反顾与改革同行,无数职工以个体命运的坎坷,成就了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与兴盛。

转岗之后,李宏伟说,“即使时隔11年,第一天上夜班的情景,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

脑海里。那天晚上,父亲坚持要送我,一路嘱咐我好好工作,直到把我送到厂门口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对自己说,‘子承父业,我们家的济钢情,续上了。’”

李宏伟对企业的感情无比真诚,这份情感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“命运感”,在国企一代一代薪火传承。

是的,就是命运感。无数次采访过国企员工面对转型阵痛的内心冲突,我曾经试图更深入地抵达他们的内心深处,捕捉这种对企业无法割舍的眷恋。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市场人,与一个企业兴衰成败、变革转型共沉浮、同进退——大多数国企员工身上都有这种超出职业范畴的特殊“命运感”。

当年,梁衡先生的名篇《觅渡,觅渡,渡何

处》这样描述瞿秋白:“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,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。”其实,国企员工之于其所在企业,亦是“把企业投入了人生”。

这更像是特有体制环境下的一种“命运安排”。

2017年济钢工人所经历的,也让我想起了17年前的一部纪录片《铁西区》。这部英国《视与听》杂志全球优秀纪录片Top50榜单中唯一的华语纪录片,记录了世纪之交沈阳一个重工业区的转型之痛。

导演王兵在影评中说:“曾经有一群人,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,他们最终失败了。”

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转型和变革仍然天天在发生。身处其间,每一个个体的生存、生活面临各种挑战,未来也总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。很多时候,正是挑战和不确定性激发了人

的潜能、斗志和令人赞叹的创造力。面对转型,不抛弃不放弃,济钢职工再次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韧性。

接受挑战,生命的过程因此才更充满魅力。

“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。”霍金在回答人类如何塑造未来的问题时说,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总有一些事情你能做到并取得成功。”

我们应该铭记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场景——

5050立方米高炉平台,东面就是大海。离开济钢再就业的石莹,看着这个“长”在大海边的特大型高炉,充满希望地说:“我们都会越来越好!”

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陈灯明 石海萍

王建涛有两个梦想,一个是大学梦,一个是国际梦。

王建涛是中广核运营公司的一名发电机检修主任工程师。24年核电工作生涯,让他成长为拥有100多项发明专利的发电机专家,填补了多项国内外发电机检修领域的技术空白,并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。

抢了外国专家“饭碗”

很多人并不知道,专业能力如此优秀的王建涛,原本只是一名中专生。

1996年7月,王建涛被分配到大亚湾核电站工作,那时他还不满18岁。“中专毕业包分配、发补贴。”王建涛直言,当时家里穷,虽然特别想上高中、考大学,却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。没上过大学,也成了他心中的遗憾。

工作后,王建涛白天跟着师傅在电站摸

爬滚打,晚上就自学专业知识。中国核电建设前期,大量设备依靠进口,由于看不懂英文,出现故障只能花大价钱请外国专家解决。每次外国专家来,王建涛只能远远观望。

他下定决心,啃下英语这块“硬骨头”。当时,电厂免费开办了英语培训班,每周两次,他从不缺席。凭着这份坚持,王建涛不仅看懂了英文资料,和外国专家交流也得心应手。他逐步掌握了全套检修技术,实现了多个重大检修项目的自主化,抢了外国专家的“饭碗”。

后来,他参加成人高考,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专。再后来,他又考上了中南大学的本科……今年,他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工程博士生。

“做设备的主人”

24年来,王建涛一直从事发电机检修。对于检修工作,他有自己的理解,“不能简单重复,而是下次要比这次好。”

发电机检修需要把定子线棒排水吹干进行参数测量,但如何快速吹干一直是世界性难

题,一般需要7~15天,甚至更长工期。

2006年,伴随电站机组年检,定子线棒吹扫工作又开始了。但10天过去了,结果仍不合格。要知道,检修工期每耽误1天,电站经济损失就接近1000万元。

王建涛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盯紧设备,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,只能不断重复吹扫。最终,经过半个月艰苦奋战,总算合格了。但这件事让他耿耿于怀,“我们应该做设备的主人。”

“线棒内部结构像人体血管一样错综复杂。”为了弄清线棒中水的流向,他前后做了上百次试验。在一次试验中,他将模型冲压后,用一种新方法快速释放,气体和水翻滚着像龙卷风一样把线棒里的水带了出来。“成了!”那一刻,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就这样,王建涛研发出第一代发电机定子线棒自动吹扫装置,一周就能把线棒吹干。

“还能做得更好”

王建涛并不满足于此。第一代装置需要检

修人员24小时盯着,还没有实现装置自动化。

下班后,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,工作太晚就干脆睡在办公室。捣鼓了大半年,终于把自动化装置造出来了。

电厂请来了国内专家进行评审,发电机领域一位权威专家点评说:“我只在美国和日本见到过成套装置。你们这套装置,原理上比他们更安全。”

第一次现场应用的那晚,王建涛按下启动按钮,压力开始上升,他站在装置旁,等了好久却不见装置排气。他忍不住探头向排气口去看,“噗嗤”一声,大量压缩空气混合着水雾喷了王建涛一脸,他抹了一把,开心地笑起来。

带着“还能做得更好”的信念,王建涛不断升级这套自动设备。到2017年,只要7个小时就能把线棒吹干。2018年,他参加美国电力研究院汽轮发电机年会,与200多名美国专家交流,才得知美国当时最快也要36小时才能吹干线棒。

3年间,济钢人在阵痛中转型,在拼搏中重获新生——

走过去,前面是个天

情,续上了。”

割舍不掉的济钢情,让李宏伟在面对诸多选择时,义无反顾地决定和济钢一起转型,共谋新生。

“为搭建创业平台,装修团队在冰冷的基地完善设计装修方案;为紧抓政策红利,政策研究团队32次修改专项资金申请报告;为更好服务创客,项目运行团队多方调研、学习取经。”回顾转型的艰辛,李宏伟表示:“再苦再难,想到自己还是济钢人,就又充满力量。”

3年间,李宏伟和济钢一起从“伤筋动骨”到“脱胎换骨”。

他所在的公司成功引入创业项目、团队90多家,举办创业培训20余场,服务创业人员1000余人次。李宏伟也在转型中不断磨砺自己,目前他通过竞聘,成为公司党群办公室副主任。

创智谷大楼正对面,有一块约10米长的钢板,上面刻着10个鲜红的大字——“续燃一团火,再造新济钢”。

“这是济钢4300宽厚板生产线的最后一批钢板。”

回忆起最后一座高炉停产那晚,李宏伟有些激动,眼泛泪花,“我拿着相机,把停产指令下达后,高炉跟随工序关停的全流程一一记录下来。将来,我要告诉下一代,这里是你的老爷爷、爷爷和爸爸奋斗过的地方。”

创业浪潮里搏击

2017年7月8日晚,与李宏伟一起见证济钢停产历史瞬间的,还有焦化厂的吕厚鹏。

当热闹的生产线变得从未有过的寂静,当灯火通明的厂房一间一间黯淡下去,彼时的吕厚鹏落泪了。

这个毕业于山东建筑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80后小伙,2008年开始扎根济钢。在这里,他从工艺工程师做起,一路成长为业务骨干。9年间,置业、娶妻、生子,他青春的印记伴随奋斗的足迹,遍布济钢每一个角落。

“高炉是有生命的。当最后一罐铁水流尽,高炉铁口、风口堵上,就像一个人停止了呼吸。”回忆高炉停产的一幕,吕厚鹏用短暂的沉默掩饰难过。

“设备可以停止运转,但济钢人的精神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。”吕厚鹏在济钢产能调整后,选择了自主创业。

吕厚鹏组建起山东葆润泽节能环保服务公司,多年在济钢能源环保设计部的工作积累,让他有底气跳入市场经济的浪潮里搏击。

“真正走出去才发现自己对创业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。”节能环保行业对企业资质、技术水平、资金实力有较高要求,创业初期,作为一家零起点的小微企业创始人,吕厚鹏四处碰壁。

痛定思痛后,吕厚鹏开始分析原因、积累经验、寻找商机,通过把为客户创造价值与节能环保技术相结合,一拳打开了市场。

短短3年间,他和团队在节能环保技术领域崭露头角,2019年企业年产值逾千万元,国家电网、国电集团等行业一流公司相继抛来“橄榄枝”。

“9年济钢人,一生济钢情。尤其是在外打拼这些年,这份归属感不仅没有消失,反而更浓了。”吕厚鹏表示,要立足专业领域,为济钢转型发展做好服务工作。

“我们都会越来越好”

“作为济钢人,是一种荣耀。”曾在济钢炼